

我们身处不同世界，但成长、亲情与人性，
却从来没有不同

THE NEW POLICEMAN
寻找时间的人

〈爱尔兰〉凯特·汤普森 著
闫雪莲 译

Kate Thompson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THE NEW POLICEMAN

寻找时间的人

〈爱尔兰〉凯特·汤普森 著

闫雪莲 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寻找时间的人 / (爱尔兰) 凯特·汤普森
(Kate Thompson) 著; 闫雪莲译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
文艺出版社, 2017.3

书名原文: The New Policeman

ISBN 978-7-5399-9954-8

I. ①寻… II. ①凯… ②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爱
尔兰—现代 IV. ①I56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19480号

THE NEW POLICEMAN BY KATE THOMPSON

Copyright © 2005 BY KATE THOMPSON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ophie Hicks Agency Ltd.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7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凯特·汤普森通过大苹果版权代理公司授权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区出版

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10-2016-599

书 名	寻找时间的人
作 者	(爱尔兰) 凯特·汤普森(Kate Thompson)
译 者	闫雪莲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 刘运东
选题 策 划	肖 恋
责任 编 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字 编 辑	李晓兴
封面 设 计	ABOOK木森
责任 监 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版 发 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集 团 地 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集 团 网 址	http://www.ppm.cn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	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× 1230毫米 1/32
字 数	142千字
印 张	7.5
版 次	2017年3月第1版,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399-9954-8
定 价	36.00元

前言

几年前，为了给新社区中心筹集资金，肯瓦拉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拍卖会。拍卖的东西不是待出售的捐赠物品，而是“承诺”。当地人承诺将他们掌握的技能赠予他人，比如计算机课、音乐课、装修和汽车维修等。当晚，他们也请我做了一个承诺：把某人的名字写在我下一本书里。拍到这个承诺的是当地一位出版商，她出版该地区的精美地图及旅行指南。

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，我才开始下笔写书。在此期间，我与这位出版商在奥尔德·布莱德·肖尔酒吧（Auld Plaid Shawl）的一场音乐演奏会上碰面，讨论这个承诺的性质——只是随意聊聊，并不是什么严肃的争论。在我看来，我只需把她的名字用在我中意的一个角色上即可，她却笃信，我的

书里应该描绘她本人的实际生活。最终我决定坚持自己的想法，只用她的名字命名我的人物。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，我意识到，她的想法已经不知不觉种进我脑子里，与我的思路混合在一起，如影随形，挥之不去，于是就有了现在这本《寻找时间的人》。

这位出版商叫安妮·科尔夫（Anne Korff），你们很快就能见到她。本书还多次提到一些真实的传奇音乐家，如米科·罗素（Micho Russell）和帕迪·费伊（Paddy Fahy）等，而其他人物中，只有两位是真实存在的，一位是赛德纳·多宾（Séadna Tobin），肯瓦拉的药店店主兼小提琴演奏家；另一位是玛丽·格林（Mary Green），格林酒吧的老板娘。

我要感谢玛丽·奥基菲（Máire O' Keeffe），她的乐曲为我提供了宝贵的帮助。

凯特·汤普森，2005年

The
New
Policema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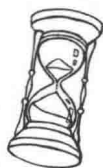
前 言

PART 1	家族秘密	001
PART 2	时间薄膜	065
PART 3	奇那昂格	097
PART 4	笛与漏洞	159
PART 5	时间归位	193
PART 6	尘埃落定	215



PART 1

家族秘密



The
New
Policeman

吉吉·利迪和吉米·道林是无话不说的铁哥们，可他俩在一起的时候，经常吵架闹别扭。吉吉从来不把这些小事放在心上，因为他觉得，友谊越吵越牢固，再说他们吵完就好，不像学校里那些丫头片子，每次都争得死去活来，非得有人占上风才罢休。但是，九月上旬——就在他们开学一周之后，两人吵了一架，这次可有点非比寻常。

当时是为了什么而吵架，吉吉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了，只记得就在他们俩吵得差不多了，准备像以前一样原谅彼此，重归于好的时候，对方扔下了一颗炸弹。

吉米说：“我早就知道，跟你混在一起没什么好处。奶奶跟我说了利迪家那些丑事，我早就该离你远远的。”

话音一落，吉吉愣住了，接着是一阵恼人的沉默。吉米也窘得说不出话来，他知道自己有点儿过了。

“利迪家的人怎么了？”终于，吉吉问道。

“没怎么。”吉米说完后就转身朝学校走去。

吉吉绕到他前面，不依不饶地问道：“说呀，你奶奶都跟你说什么了？”

吉米本来可以巧妙地避开这个话题，跟吉吉说自己只是想吓唬吓唬他，没别的意思，但被其他人听到了，他没法躲了。现在不只是他和吉吉两人，另外两个家伙——艾达·柯里和

004 迈克·福特也听到了他们的对话，跟了上来。

“说呀，吉米。”艾达催促道，“你就跟吉吉说吧。”

“是呀，说吧。”迈克附和着，“吉吉再不知道的话，就是爱尔兰唯一一个不知道的人了。”

这时上课铃响了，上午的休息时间就要结束了，但他们谁都没有动。

“不知道什么？”吉吉问道。他觉得浑身发冷，恐惧紧紧攥住了他，不是因为那即将知晓的秘密，而是因为他隐约觉察到的自己身体深处的某种东西，血液里的某种东西。

“都过去好长时间了。”吉米一边说，一边开始努力回忆。

“到底是什么事？”

“利迪家族中的一个人……”吉米的嘴巴在动，但是说出来的话含含糊糊，吉吉听不清，好像在说什么抓了毛兽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巡查的老师看到了他们，喊他们回教室。吉米朝教室走过去，其他人跟在后面。

“他做了什么？”吉吉还在追问。

“算了，别问了。”吉米说道。

最后是艾达·柯里说出来的，他声音那么大，凡是长耳朵的人都能听见。艾达说：“大家都知道这件事。你的太祖父，吉吉·利迪，跟你名字一样的那个家伙，杀了神父。”

吉吉停下了脚步，大声叫道：“不可能！”

“千真万确，”迈克说道，“你太祖父杀了人，就为了一

支破长笛！”

“你这个撒谎精！”吉吉继续大叫。

艾达和迈克哈哈大笑起来，吉米没笑也没说话。

“你们利迪家的人，都是一群音乐疯子！”迈克喊道。

他又叫又跳，急急忙忙朝教室跑过去，一路跑，一路跳着夸张滑稽的爱尔兰舞蹈。

艾达小跑着跟在后面，嘴里哼着不成调的《爱尔兰洗衣妇》。吉米偷偷看了吉吉一眼，低下头跟着迈克和艾达走了。

吉吉独自一人站在院子里。不可能是真的，他想。但他知道，既然自己在思考这个问题，就说明他已经开始怀疑，这里的人不会无缘无故瞧不起他和他的家人。以前每个星期六，社区里都有很多人到他家参加凯利舞会^①和集体舞课，这些人的父母和祖父母也都是他们家的常客。近几年来，大量外来户涌入这个社区，来他们家的人就更多了，有些人甚至从三十英里或者更远的地方赶来。不过，也有那么一些本地人，对利迪家族也好，对他们的音乐也好，永远是一副敬而远之的姿态。在街上碰面的时候，这些人虽然不至于远远避开他们，但也绝不会开口讲话。偶尔，吉吉也会感到很奇怪，但他一直认为是自己父母的原因，因为他们没有结婚就住在一起，当地只

① 凯利舞会是爱尔兰的一种传统聚会。在爱尔兰的乡村小镇，人们在家里或街角举办凯利舞会，在轻松自在的氛围中跳着欢快的传统舞。

有他们一家是这样。现在仔细想想，如果……如果不是这个原因呢？真正的原因是什么？难道自己真是杀人犯的曾外孙？

“利迪！”

老师站在门口喊他，等他回教室。

吉吉有点犹豫。有那么一阵子，他觉得自己实在没有办法再踏入校园一步，可惜巡视的老师不容他想那么多。

这位老师关上了他身后的大门，质问道：“你在干什么？像个木头人一样站在外面，不回教室了吗？”

“对不起。”吉吉小声说道，“我不知道您是在叫我。”

“不是叫你，还能叫谁呢？”

“我叫伯恩，不叫利迪。”吉吉答道，“我妈妈叫利迪，这个没错，但我爸爸叫伯恩，我的名字是吉吉·伯恩。”

2

新来的警察拉里·奥德怀尔正站在格林酒吧外的大街上。酒吧的门已经闭上了，乐手们正在里面尽情演奏，各式各样的乐器声交融在一起，压过了十来个人嗡嗡说话的声音。马路对面，涨起的潮水拍打着小港口的墙壁；看不见的云层之下，海水变成了青灰色，昏黄的路灯照在上面，闪烁着金铜色的光。

海面上波涛汹涌，风力越来越猛，眼看着一场大雨就要来了。

酒吧里的音乐稍微停顿了一下，大概是一支曲子结束，等待着新的开始。很快，一支孤独的长笛吹奏起来，几个小节之后，其他的乐手听出了这个新曲调，轰一下加入进来，各种乐声再次交汇在一起，声势浩大，几乎要把这家老酒吧的房顶掀起来。外面的大街上，奥德怀尔警官也听出了这支乐曲，欢快的声音感染着他，挤在窄小黑皮鞋里的脚趾开始不安分地叩动，响应着酒吧里的节拍。警车就停在他身后的马路边，他的搭档特里西警官斜躺在空座上，跟着音乐敲着车窗。

拉里·奥德怀尔叹了口气，朝酒吧狭小的双扇门走过去。关于为什么要做警察，他原本能找到一个很好的原因，可他常常想不起来到底是什么。但不管是什么，都不是眼前这个：剥夺沉浸在音乐中的乐手和听众们的乐趣。在几英里之外的戈尔韦市，暴力犯罪率正急剧上升，街头帮派干着各种各样的暗杀和抢劫勾当。也许在那里，他会有更多的用武之地。但是回头一想，那似乎也不是他成为警察的缘故。很多时候，就像现在一样，他怀疑自己无论如何都找不到一个好理由。

一曲演奏完毕，另一曲又开始了。特里西警官打开警车门，车灯亮起来。拉里停下打着节拍的脚趾，抬起手轻轻敲响玛丽·格林家的门。

敲门声似乎有着莫大的威力，酒吧里，人们的喉咙不再发声，谈话突然中断，嗡嗡的声音越来越弱，直至一片安静。乐

手们纷纷停止演奏，离开了座位。只有一位激情澎湃的提琴手，浑然忘我地拉奏着。有人在酒吧中间找到了她，提醒她该停下来了，于是音乐就这样戛然而止，只听见玛丽·格林走在水泥地板上的轻轻脚步声。

狭窄的门开了一条缝，玛丽焦虑的脸出现在门后。拉里看到了她身后坐在高脚凳上的安妮·科尔夫。拉里在小镇上认识的人不多，安妮就是其中一个。他实在不希望把安妮的名字记录下来。

“对不起，差一刻就一点了。”他对玛丽·格林说道。

“他们刚刚结束。”玛丽诚恳地说道，“再过五分钟就走了。”

“希望如此，”拉里说，“这对大家都好。”

拉里回到了车上，第一滴雨开始落在海面上。

3

感觉到雨滴下落的还有吉吉·利迪，或者说吉吉·伯恩——现在吉吉更愿意叫这个名字。雨滴也落在他父亲塞伦的身上，落在圆甸的最后几捆干草上。圆甸是他们家地势最高的一块草甸，父子俩正在这里将干草打捆装车。

“时间安排得不错吧？”塞伦得意地问儿子。

吉吉没有回答，他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。今天晚上他打了几百条草捆，虽然戴着手套，但手指还是被绳子勒得通红。父亲问话的工夫，他已经扔出了最后一捆草。这边父亲赶紧接住，垛整齐后扔到平板拖拉机的后斗里。吉吉抱着波丝戈坐到驾驶室里，把它放在自己身旁。波丝戈是他们家的狗，岁数大，骨头僵，没法自己跳上来，但是狗老心不老，它关注着农场上的所有事情，可以说，凡是有农活的地方，就有波丝戈的身影。

塞伦踩下了离合器，老旧的拖拉机开始轰隆隆地出发，缓慢驶过新收割的草地。吉吉爬到草垛上。雨下得越来越大了，拖拉机绕过圆形古堡缓慢前进，在前照灯明亮的光束下，只见通往农场小院的小道上布满了车辙，雨滴如断线的珠子般簌簌掉落。

塞伦说得很对，时间安排得不错。刚刚收割的干草是晚季作物，吉吉家经过深思熟虑才种植的。之前他家也尝试过制作干草，可这个多雨的夏季让所有计划都泡了汤，种下的青草烂在地里，最后只得花钱找人把烂草捆成黑乎乎的草垛子。湿气太重，作物不够新鲜，既不能晒成干草，也不能做成青贮饲料，顶多就是个半青贮，不过这个结果还算乐观，好歹牲畜饿极了会吃，只是没有那么多营养罢了。因此，这次作物来得正是时候，可以补充一些饲料，但跟需求相比，缺口还是很大。

010 靠天吃饭实在是一项艰难的经营。

拖拉机颠簸着前进。吉吉看着前面的驾驶室，波丝戈的尾巴左右晃动着，好像有人把它从一边甩到另一边一样。在他们的右侧，电栅栏的另一边，是莫利田，就是房子后面的那片田地。莫利原本是头驴子的名字，现在驴子早被人遗忘，名字却让利迪家的人送给了这片田野。一串斑驳的影子正穿过莫利田，就像一群鱼游向黑色的海洋深处。那是一群山羊，白色的萨能羊和棕白色的吐根堡羊，正冒雨朝院子边上的羊圈走去。

山羊讨厌下雨，吉吉也讨厌。这会儿不干活了，体温骤然下降，冷得要命。雨水顺着他的头发流到眼睛里，刺得眼睛生疼。此刻，他最想念的就是他的床！

塞伦把拖拉机摇摇晃晃地开到院子里，冲着吉吉说道：“明天早上再卸吧。”

吉吉点点头，从干草堆上跳下来，打着手势指挥塞伦倒车，拖拉机刚进入茅草屋前的空位里，吉吉的母亲海伦就从后门走过来。

“神机妙算！”她说，“茶水刚刚煮好。”

吉吉好像没听见一样，径直走向他楼上的房间。茶壶还在那里咕嘟着，热气弥漫整个厨房；餐桌上的盘子里，刚出炉的烤饼散发着香味，可是吉吉看都没看一眼。他回到自己的房间，看见摊在床上的书包和没有完成的作业。他瞥了一眼闹钟，

如果明天能早起半小时的话，他还可以做一点作业。

吉吉把书包和里面的东西一股脑扔到地板上，开始定闹钟，头脑里想着一个他每天都在想的问题：时间究竟跑哪儿去了？

4

说玛丽·格林想要客人留下，还真有点冤枉她。酒吧的门早就关上了，她一再恳求客人离开，因为那个新的警察已经在敲门了。大多数老客户喝完杯中酒就离开了，但有些人就是不走。有的乐手从大老远的地方赶来，这是他们多年来遇到的最棒的一次演奏会。他们的手指，他们的琴弦，他们的呼吸，还有乐器本身，仍然处在狂热的状态中，只想痛快淋漓地演奏一番。他们想请玛丽帮忙，可是他们不忍心这么做，玛丽正在地板上走来走去，双手紧紧交握，焦虑万分。此时此刻，多年难求的曲调在乐手们脑海中盘旋不去，演奏的冲动无法压制。这种情况在格林酒吧屡见不鲜，这地方就是有这样的魅力。

凌晨一点半的街道上，拉里·奥德怀尔警官站在瓢泼大雨中，完全沉浸在酒吧遮光窗帘后的美妙音乐中。特里西警官很不耐烦，走到他跟前，准备进去阻止里面的音乐会。